

## 散文

## 追风筝的人

宗泽宇

我的家乡在新疆的一个边陲小镇，那里没有高楼大厦，也没有繁华喧嚣，有的只是祥和平静。小镇地处新疆塔城地区“老风口”下游，常年刮风成了当地一大特色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家乡的风似乎从未停过，它总是悄然而来，又走得悄无声息，似一位顽皮少女，一番嬉闹过后，扬长而去。“呼呼”的风声就这样伴我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。

没有功能繁多的智能手机，也没有亦真亦幻的网络游戏，那时的娱乐方式，我跟弟弟最喜欢的就是放风筝。

周末，我俩清晨就起床开始准备，绑风筝、缠线圈，而后跑到学校操场。我拿着风筝线轴，弟弟双手高举着风筝，两人一边跑一边嘴里数着“1、2、3！”

“放！”听到我的指令，弟弟松开双手，风筝腾空而起。

“要是风再大点就好了。”弟弟望着摇摇欲坠的风筝，有些担心。

我看出了弟弟的忧虑，将线轴递入他的手中：“不要担心，我教你如何控制风筝，你拿好线轴，拉好线，跟我一起向前跑，相信我，风筝会飞起来的。”

弟弟点点头，跟我一起奔跑起来，两人一前一后，身后被朝阳拉长的影子，也在此刻融为一体。

我们奋力地奔跑，风筝越飞越高。“哥！风筝真的飞起来了！快来一阵风，让咱们的风筝飞得更高吧。”弟弟高兴地喊着。

风儿仿佛听到了弟弟的话，忽地一阵劲风吹来，风筝随风摇曳而上。弟弟借风势迅速放长风筝线，风筝渐入高空，似要穿破云霄。

“太好了，风筝飞得真高呀！”弟弟望着飞舞的风筝，连连叫好。

风筝越飞越高，线轴不停转动，一根纤细的风筝线，一头牵引着高飞的风筝，一头缠绕着我们的手足情。一轮线轴，一个风筝，成为我们儿时最简单却又最难忘的快乐。

去年夏天再次踏上故土，来到曾经风筝飞扬的地方，人群熙攘，风筝依旧，只是放风筝的人不再是我们的兄弟。或许是触景生情，那些跟弟弟一起放风筝难忘的快乐情景不禁浮现眼前，历历在目。

转眼间，十余载光阴流逝，如今的我们都有了各自的生活，聚少离多的日子里，曾经手中的风筝线早已变成了“电话线”，聊聊工作中的趣事，说说生活里的琐事，彼此互诉心声。

翩翩似蝶的风筝，在那最纯真年代，见证了我们最真挚的感情，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。愿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风筝，带着我们的梦想与希望，飞向那片蔚蓝的天空。

(作者来自塔河炼化)

## 在戈壁上与钻塔共舞

李知聪

卡车轰鸣作响，一车车满载设备的车辆从TH121120CH井搬迁现场出发，跨过茫茫戈壁驶向新的井场。

“嘿！老李！”一位吊车司机挥了挥手，同50627JH钻井队队长李爱军打打招呼来。

“你们不是江汉钻井70633队吗，这次一看怎么成50627队了，几年没见，要不是还有些熟面孔，我都没敢认。”

“兄弟还是这些嘛，你也没怎么变，就是更黑了。”

江汉石油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50627JH钻井队是原70633JH钻井队的老班底，2007年进入西北油田田塔河市场，是江汉钻井最早一批进入西北工区施工的队伍，先后改过几次番号，2023年3月改编为50627JH钻井队。

番号在变化，设备在调整，人员在流动，但也有一群人，一直留在西北，队长李爱军、副队长潘履约、司钻徐杰、工长郭晓斌、司机长曾庆华、泥浆组长鲁新贺……这些江汉钻井人扎根戈壁，始终守着这支队伍。

16年的时光转瞬即逝，队伍一直在塔河辗转打井，陪伴着高耸的钻塔，穿越戈壁的冬日风雪与夏日酷暑。

干燥和荒凉是戈壁的底色，有老家在南方的员工不适应新疆当地的气候，到井场头几天冒鼻血，擤的鼻涕也带血丝。风沙大、紫外线强，工作久了，给围着钻塔转的石油人留下戈壁的印痕，也成了黝黑的西北汉子。

“说一千、道一万，不如实际做一遍。”曾经追着师傅请教的井架工李爱军，现在已经当上了钻井队长，他喜欢把当年师傅常念叨自己的话再说给新员工听。

塔河工区钻井施工周期短，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加上路途颠簸劳累，单井几个月的施工里，队员们很少离开工区。他们从相似的戈壁迁到一处又一处，感到寂寞的时候，伴着轰隆作响的电机声，有人喊响号子、唱起歌来，就有人默契小声和着。简单而重复的工作，他们干得有滋有味。

“队上多是扎在戈壁里的老钻井，我和队长两个人加起来就有一百岁了，钻井干了半辈子，总也不服输，想着要给年轻人带好头。”党支部书记张东峰感触颇深。

随着新鲜血液的汇入、设备更迭，崭新的50627JH钻井队再出发，2023年里连续荣获西北油田分公司三次优质工程、两面流动红旗。

塔河的冬寒冷而漫长，石油人的心却是火热的。江汉钻井飘扬的旗帜下，红工衣们围绕着钻塔忙碌，一如五千多个日夜，在戈壁上与钻塔共舞。

(作者来自江汉石油工程)



惊蛰过后一场春雨，空气中散发着青草与泥土的气息，路边的迎春花，提醒你冬已离去，春正归来。  
春的归来，是始于一场细雨，是蛰伏后的苏醒，是料峭中的绽放，也是一场诗歌的盛宴。——题记

播种希望 秦晓耕 摄

## 春天到了，在戈壁上散步(外一首)

马行

春天到了，我西行千里  
来到我的勘探队，来到戈壁上  
傍晚，我习惯一个人  
在戈壁上散步  
有时还叫上一两位工友  
不必有方向，也不需要路  
只需漫无目的地走  
身边大大小小的石头多么友好  
在风中或坐或卧  
像少年时旧友，像走散的恋人  
走着走着，如果足够幸运，会遇到戈壁玉  
以及透明的孤独

## 沙漠气田的春天

八百里大漠，春天来了不知道  
三千里黄沙，春天走了也不知道  
其实，大风的呼啸，流沙的鸣咽  
本就是春天在哭泣

找不到春天，就以孤独和荒凉为材料  
在大漠腹地制造一个春天  
我们在沙山上钻探水井  
我们必须把一粒粒黄沙的梦变成流水

我们在沙山下种植草木  
我们必须让沙漠气田拥有爱与幸福  
春天啊，职工公寓楼前的红柳枝上  
终于绽放小花儿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

春日里的加油站

## 图克的春

毛新萍

一路往北出发，一直走到大漠北  
这里是风决定天空颜色的地方  
而煤化工人在珍贵的岁月里劳作  
黑色的煤，白色的聚烯烃  
路边摇曳的红柳，匆匆的脚步  
四处张望的野兔，风沙中的坚守  
这样的情景和中天煤化工人，多么相宜  
煤化工人在每一个清晨  
来往往于装置与装置之间  
偶抬头会看见天空飞过的孤雁  
会在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  
想起牡丹盛开的故乡  
而当煤化工人立于旷野之地  
与管廊纵横的生产装置日夜守望  
占据他们记忆的景象依然是  
青春与热爱浇铸的管廊塔架  
漆黑燃烧的煤和晶莹的聚烯烃  
他们歌唱黑色与白色的果实  
深怀希望的煤化工人最是深情

(作者来自长城能化)

## 迎春花

魏龙

坐憩元坝山垭  
欣赏霞光中的井架  
凝视得久  
它就成了熠熠生辉的金塔  
撷一朵鲜黄的迎春花  
插在过山风的发髻  
把红嘴蓝鹊的欢叫  
播撒在对山的坡下  
落日同心  
随钻铤随黄昏随奔腾而来的骏马  
一起慢慢沉入  
海相礁滩的晚霞

(作者来自西南油气分公司)



海棠花 沈志军 摄

## 春天的故事

刘贵娟

从一场细雨开始  
从一声鸟鸣开始  
从一朵初蕊开始  
蓬勃的春天，悄悄萌芽

广袤的原野上，林立的采油树  
浩瀚的沙漠中，高耸的钻塔  
黎明或黄昏的光线中  
忙碌着的石油工人  
是春天最绚烂的一抹亮色
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## 春日里的加油站

高鹏飞

雨水掠去，春风在油站  
用乍暖的嗓音唤出新绿  
熟悉的身影  
仍以忙碌的方式移动朝夕  
加油员知晓节后的气息  
不是街市上的人潮涌动  
不是扭到城墙里的秧歌表演  
而是一辆辆车如约驶入  
一件件易损商品装满后备厢  
加油员更晓得春天充满了希望  
不止收心会与交接班仪式上的彼此鼓舞  
不止一条条流水数据助力着的开门红  
不止一张张笑脸匹配着的客户满意度  
加油员挥舞着奋进的翅膀  
在不同的油站里追逐着石化梦

(作者来自山西石油)

## 我们

邹会莉

当第一缕曦光划破天空时，荒原在晨光中醒来。这片土地中的人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。

我和我的工友们，也开始了新的火热生活，我喜欢这种生活。

因为喜欢，说给你关于我的一切，我们的一切。

## 我的单位

我的单位是胜利油田一家供电管理公司。单位很小，只有200多人。单位又很大，管理着这片油田所有的输供电线路。

在我们工作的这片土地上，有一个四季皆美的仙河镇。这是一个年轻的小城镇，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孤东会战所建起的石油小镇。

小镇的四周被槐林环绕着。每年4月下旬，在镇子里，闻着槐花浓郁的香味，人们的心情也会莫名变得好起来。靠近镇子的西边，有一条美丽的小河。河不大，清澈舒缓地流淌着。

一年四季，我和工友奔波在变电站、高压线路的巡检路上。在荒原深处远远地看一眼阳光下的楼群，看一眼大地深处高高矗立的铁塔，心里就涌起说不出的舒畅。这个时候，就连变压器发出的嗡嗡声，在我听来也像一曲动听的交响乐。

在这里工作，令人愉悦的远不止这些。野外工作会遇到风雨和暴雪。雨雪过后，往往线路会出现故障，我们需要巡线查找问题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荒原上的草木被雨水洗净，空气中能嗅到泥土被雨水冲刷后的清新气息。走在泥泞的巡线上，不知名的花朵绽放在路边，装扮着荒原大地。偶尔，草丛中还会窜出一只尾羽斑斓的野鸡，咕咕着飞。

在这里工作，令人愉悦的远不止这些。野外工作会遇到风雨和暴雪。雨雪过后，往往线路会出现故障，我们需要巡线查找问题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荒原上的草木被雨水洗净，空气中能嗅到泥土被雨水冲刷后的清新气息。走在泥泞的巡线上，不知名的花朵绽放在路边，装扮着荒原大地。偶尔，草丛中还会窜出一只尾羽斑斓的野鸡，咕咕着飞。

散文

向荒原深处。

若是下雪了，又碰巧是在傍晚的巡检路上，漫天的雪花洋洋洒洒，在光影照映下，如梦如幻。

大学毕业分到这里，第一次去荒原巡检，我还偷偷地流过泪。那时候总觉得荒原太大，大得让心空空的，没有一点点着落。可是，如果你在这里生活了20年，这里的一切竟然会用美好填满你的记忆。

那些如花般的女工，静静绽放在荒原。如铁塔般的汉子，把汗水默默洒在这片土地。岁月带走了年轻的容颜，却沉淀下最真挚的情感。

20多年，我熟悉了巡检路上的每一条小路、每一株小草。我又是从什么时候，真正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呢？

## 我的工友们

我们这个群体里有中国石化劳模、胜利油田劳模。

比如李峰，连续三年都是油田的劳模。李峰的绝活是爬杆儿。他在电线杆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有时一个简单的动作一练就是几十遍，全身衣服从里到外都被汗水浸透。直到现在，李峰还坚持运动。他说，身体不强壮，抢修这种关键时刻，动作要领就会变形。

再比如袁辉，是油田创新创效标兵。

袁辉可真够黑的。说到黑，难免让人想到唐朝猛将尉迟恭，想到三国的猛张飞，想到

时间是现在、过去与未来，我选择未来。

梁山上的黑李逵。是不是长得黑的人，都有豪爽、勇猛的性格呢？这个很难说。不过，这些形容词用在袁辉身上倒还真是那样。

深秋的一天，在新滩线跳闸抢修工作中，他发现一台线路油开关跳闸。由于潮水大，电线杆被泡在水中，水深一米多又没有带雨裤，如果这时折返回队上再回来需要两个多小时。为了缩短停电时间，袁辉脱下衣服蹭着刺骨的冷水，将开关合上，恢复了线路的正常运行。

上岸时大家发现，他的腿上、脚上被石砾、玻璃扎得鲜血直流，他嘴唇乌紫，冻得直打哆嗦。袁辉却丝毫不在意。

和李峰和袁辉比，李国涛就是另外一种类型了。

李国涛是20世纪90年代电力专业的高材生，毕业时他选择来到胜利油田，将自己的所学奉献给这片荒原。

不善言辞的李国涛聪明机智。管辖的每一条线路、每一台变压器，他烂熟于胸，风雨夜出现故障总能运筹帷幄、化险为夷。他带领全站员工，曾夺得油田金牌班站的荣誉。

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高压线路往往在暴风骤雨时发生状况。有那么两次，遇到险情时，恰好赶上李国涛的媳妇值班，他就让年龄大一些的儿子照管一岁多的妹妹，自己则穿上工服赶赴现场。

小小的人儿不哭不闹，黑亮的眼睛讨人喜欢。就如李国涛一样，沉稳安静，像荒原上的红柳，在风中散发着独特的芬芳。

## 情满荒原

荒原苍茫辽阔，四季分明。

这里的春天短暂而明丽，当你刚刚感受到春的气息时，初夏的热风就会扑面而来。

这里曾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。我和工友每年3月都会种下耐碱耐旱的树种。

虽然在海风的摧残下，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，可一到春天，我们仍在春风中种下树苗。终于，当荒原上、渤海边，一株株绿色小树在注视中生根发芽时，我知道，那是对石油人热爱自然的奖励。

荒原的夏天漫长而炎热，外出巡线时最难忍受的还是草丛里的长脚蚊子，它的喙会刺透厚厚的衣物，不吸个肚子圆滚圆绝不撒嘴。

每次外出时，我们要把全身上下捂得密不透风，在裸露出来的方

便如此仍频频中招。

荒原的秋天来得急切，一阵阵秋风秋雨吹拂，瑟瑟大地显露出微凉寒意，芦花飘雪，红黄相融。

其实，我最喜欢的是冬天的荒原，雪落无声，给大地铺上一层厚厚的棉被。雪后的原野是那般寂静，充满着水墨画中的意境美。这时，身穿红色工衣的石油人就如一朵朵盛开的花朵，行走其间、点缀其间，给荒原平添了许多的灵动和生机。

四季的荒原，见证着我们的成长，也默默地看着我们走过岁月，变得不再年轻。

我的朋友、同事，大都生活在这里。在这片荒原上，两点一线奔波。在这里，一干就是一辈子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不停歇地忙碌着，只有呼啸的风、流动的云和绵延的荒原默默陪伴着我们。

活在荒原，苦多，但快乐更多。这也许就是我们始终坚守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吧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</div